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“嫌苦还干什么工程，挑肥拣瘦的。”他有些生气，随即又将话题一转，“你目前的工作又不对口，待遇也不咋样，不如跟我出来闯吧。”

闯，对于我那朝九晚五、一成不变的生活而言，就像一枚石子投入宁静的湖面，发出悦耳的声响，也荡开一层又一层涟漪。

我有些心动，但还是踌躇不决。“考虑一下，咱爷们儿就该出来

20

跳槽做监理

闯荡天下，多见见世面，不要窝在温室里过小日子。你到这边来，哥绝对不会亏待你，这个项目相当不错，光是土方量就非常可观，而且这是市政工程，付款方式也挺靠谱。”

当人到山穷水尽又遇柳暗花明之时，便会轻易皈依命运之说，而此时我尤为相信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。

于是，我一口答应下来。在监理公司的那一年，我对工程方面的工作颇为厌倦，但现在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要闯出一片天地，要赚取足以让我安身立命的资本，向凌一尧证明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窝囊废。

当我愉快地将这件事情告知凌一尧时，她却非常生气，拿起枕头便砸了过来，责问道：“谁让你答应下来的，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？”

“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大街上随便就能捡来的，就算南京的大街上可以捡，我下手不快也会被别人捷足先登。”

“那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南京？”我顿时觉得她不可理喻，反驳道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又嫌我没出息，又嫌我走得远，我总不能在家骑着竹马给你建功立业吧？”

凌一尧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有开口。我知道，我伤到她了。

她明白我意已决，再也没有作过多的阻拦，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，而后与我一起站在马路旁边，等候前往海边的长途汽车。

我总觉得时间还早，临走时再告别一下也无妨，但客车突然出现，售票员不等车停稳便探出脑袋大喊：“快点上来！巡逻车来了就要罚款了！”

我赶紧拎着行李箱跳上客车，来不及给凌一尧一个拥抱。当客车再次开动时，她站在卷起的尘土里，头发在风中飘动，抬手向我轻轻一挥，我整颗心猛地沉了下去。

我得有多大的决心，才会踏上一条离她越来越远的路呀？

每当我喝醉了酒感到天旋地转时，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无数个凌一尧的身影。那个穿着校服，扎着马尾辫，清秀又稚气的凌一尧；那个在昏暗路灯下偷偷塞字条给我的凌一尧；那个一接吻就会忍不住闭上双眼的凌一尧；那个睡到半夜突然抱住我的胳膊说“我爱你”的凌一尧。

但唯有那个站在黄昏余晖中无奈地目送我远去的凌一尧，最让我寝食不安，甚至哪天让我死不瞑目。

我要去的不是海滨度假胜地，而是位于黄海滩头的工地，条件非常艰苦，苦不堪言。

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，紫外线强度高，海风像刀子一样，脚下的土地看似

坚实，但踩上10秒钟就能踩出一个吃人的陷阱。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，而工人们直接搭了简易窝棚，外面的风雨敲大鼓，里面的风雨唱小调。除此之外，饮水也是很大的问题，钻井打出来的都是黄褐色的咸水，无法饮用，只能从十几公里之外的小镇运水。

我入职的第一天，快乐的海鸟便向我展示它独特的欢迎方式——当我信步走在滩地上时，几只海鸟在我的头顶上方不停地盘旋怪叫，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景太让人感动了，我一度将自己想象成在草原上扬鞭策马，身后鹰雕翱翔的郭靖。

可惜，那几只海鸟突然神经质地俯冲下来，对我发动车轮战，在快要啄到我头顶时又怪叫着飞了上去。我正要被口大骂，一团湿漉漉的东西落下来，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肩膀上，原来那是白花花的鸟粪。

我打电话将这些事说给凌一尧听，但她还在生我的气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你就知足吧，那鸟本来要把粪便丢进你嘴里的，可惜技艺不精丢偏了，下次你可没这么好运。”

“我又没惹它们！”
“可你惹我了！它们就是我的怨念变成的精卫鸟，专门去海边教训你的。”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这一天晚上郑教授再次来看我，他一点儿没客套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听说过百瑞莲拍卖行吗？”

这个名字我依稀有点印象，好像是香港的一家古玩拍卖行。

“你确定钟爱华和梅素兰没跟你提过这个？”郑教授紧盯着我的双眼，有点不大信任我。

“绝对没有。”我肯定地回答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郑教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

29

我要去南京

递给我，展开一看，原来是香港的《大公报》，就在头版头条，我看到了一则新闻。

百瑞莲宣称，他们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手里得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，计划公开拍卖，所得款项均捐献给希望工程。百瑞莲同时表示，他们愿意与专业的鉴定机构合作，厘清真相。

郑教授说：“唉，只怕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一愣。
“你别忘了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在国内是不让买卖的。”我无力地坐回到病床上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收藏于故宫，严禁买卖。如果这幅画被证实是假的，那么香港百瑞莲的藏画自然就成了真品。香港还没回归，内地法律管辖不到，届时老朝奉只消把真品通过百瑞莲进行公开拍卖，便可获得一笔巨额资金。

足足一个晚上，我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。

不知到了几点，枕头旁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我机械地站起身来接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冷淡的男人声音。

“是许愿吗？”男人很不客气。
“是。”

对方说：“黄烟烟是你女朋友吗？你知道她出差来南京吗？她让人给抓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涉嫌伤人和盗窃二级文物，已经被我们警方给拘留了。”

我压低了声音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个叫黄烟烟的女人跑到戴鹤轩家里，抢了一件古董，还把他打伤了，来了三四个保安才把她制服。现在派出所已经依法把她拘留，可能以盗窃罪和伤害罪起诉。惹谁不好，偏惹戴老师。”

我不知道这个戴鹤轩是什么来头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看守所的，叫姚天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”男人留了个联系方式，然后把电话挂了。

烟烟说她去南京做几位前辈的工作，怎么可能去姓戴的家里盗窃古董？难道这也是老朝奉打击五脉的其中一步？

我缓缓站直身子，眼神变得坚毅起来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争端也许我没资格参与，但烟烟我绝不会不管。我要离开医院，我要去南京。

我在黑暗里正换着衣服，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：“小许，你要去哪儿？”我连忙回头，看到病房门口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。

“刘……刘老爷子……”我的声音立刻结巴起来。

刘一鸣道：“别站在门口，跟我去外头坐坐，慢慢讲来。”我只得挨着他的胳膊，一起走到外面的走廊上，找了个长椅坐下。

我别无选择，只得把整个事件说给他听，说了大概一个小时，等我讲完，刘一鸣沉吟片刻说：“我问你，老朝奉这一局，棋眼在何处？”

“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伪。”我立即回答。

“不错，你要破开这个局，就得找到决定性的证据，证明这两幅《清明上河图》孰真孰伪。只有你，也只有这张底牌，才能拯救危局。”

“那是一张什么底牌？”

“什么底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那是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一个大秘密，但这个秘密是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我只能给你一个名字，此人姓戴，叫戴鹤轩，当年也曾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鉴定组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仙鹤的鹤，轩敞的轩？”

刘一鸣颇觉意外：“哦？你认识他？”

于是我把烟烟在南京遭遇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刘一鸣看了我一眼恍然大悟：“你刚才是打算偷偷溜出去到南京救人？”

“是。”

刘一鸣看了看走廊上的时钟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你赶快走吧，方震会帮你安排好的。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